



张曼娟  
散文精选集

# 刚刚好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张曼娟  
散文精选集

# 刚刚好

新星出版社  
XINING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刚刚好/张曼娟著.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7-5133-0395-8

I. ①刚… II. ①张…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34863号

著作权登记图字: 01-2011-6717

本书由皇冠文化集团授权, 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

**刚刚好**

张曼娟 著

责任编辑 林妮娜  
特邀编辑 杨秒兮  
责任印制 付丽江  
装帧设计 韩笑  
内文制作 杨兴艳

出 版 新星出版社 [www.newstarpress.com](http://www.newstarpress.com)  
出 版 人 谢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邮编 100044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 话 (010)68423599 邮 箱 [editor@readinglife.com](mailto:editor@readinglife.com)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 张 7  
字 数 127千字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395-8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 目 录 | Contents

自序 刚刚好  
1

缘起不灭  
5

月光如水水如天  
17

当我轻快地奔跑  
23

淡水的声音  
31

人间情分  
37

当时年少春衫薄  
43

谁家绿杨堪系马  
51

心碎的白鸟  
61

灯的传奇  
67

荷花生日  
81

和春天握手  
89

旧衣  
97

约在北京城  
103

THIS USED TO BE MY PLAYGROUND  
109

哗啦哗啦，哗啦啦  
115

下雪的时候很温暖  
121

离别时候，要微笑  
127

在森林里种首歌  
133

暖暖秋光

139

洗澡的好日子

145

诗的乐游园

153

青春并不消逝，只是迁徙

159

黄鱼听雷

167

张家小馆饺子兵

171

谁需要养宠物

175

谁来与我相爱

185

城里藏着一片海

195

星星忽然倾斜了

203

## 自序 刚刚好

二〇一〇年底到二〇一一年初，我被突如其来的重感冒击倒，低温的夜里，聆听远方跨年狂欢的烟火爆响，一边计算着下次服药的时间。我用极严格的方式管理自己的病，绝不少吃一次药，想要尽快康复，甚至要求医生为我注射，因为我不耐烦在养病这件事上花费太多时间。事实上，我想，许多年来我都不耐烦在自己身上花费时间。

而我并不是那么没耐心的人。见到因为发烧而痛苦流泪的孩子，我的直觉反应是将他们拥抱在怀中，直到他们紧绷的身体放松；聆听朋友的忧伤或失落，我愿意一遍遍复习每个细节，直到他们在陪伴中感到安心。

对待他人，我总是不厌其烦。对待自己，却是很不耐烦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那是因为我并不觉得自己是可珍

贵的人吧？长久以来，我看重的是别人，从不是自己。我常觉得自己拥有的一切只是幸运加上侥幸，而我偏又是对“无常”感受很深刻的人，于是，愈来愈往内在心灵退缩，变得更封闭而孤僻，世界也愈来愈小。

感冒初愈的那一天，和朋友吃了美味的香蕉鲜奶油蛋糕，在微博贴上照片并且发表感言：“一块好吃的蛋糕，能带我们脱离一切秽污坎坷的现实。”那天深夜，疲惫的我，看见了一位大陆网友的响应：“爱你的人是多的，因为有很多爱你的人你并不知道。因为太爱，所以渐渐被神化，因为被神化所以不敢靠得太近，怕你被这凡间的浊气玷污，所以才在远方看着你吧？常常想着在无人的夜里，在一盏灯下独自写作的你，穿越古籍经典的你，为了他人感伤而感伤的你，可曾记得给自己倒杯热水，添件衣服？”这段话与我的香蕉蛋糕一点关系也没有，却令我震动，怔忡许久，直到泪水模糊了电脑屏幕。

我想起不久前，与读者见面的签名会上，母子二人笑嘻嘻地来到我面前，请我帮他们签书。“我们都是你的读者喔。”与我年纪差不多的母亲这样说，念高中的儿子俊逸有礼，腼腆地笑着，点点头。他们是下班下课后搭高铁来的，趁着夜色还要赶搭高铁回家。我想起曾经在许多场合里，遇见我的读者将二十几年前的我的书，用书套好好保存着，看起来完全没经历过岁月，那样崭新。“这本书我有三本，一本是自己读的，一本



是借人家的，这一本是要特别珍藏的，我的宝贝。”我也想起在马来西亚演讲的时候，要求合照的读者朋友总会将闪光灯关闭，因为将近二十年前初访大马我曾说过，不断刺入眼中的强光令我晕眩不适，而他们竟然一直记得。

我的读者或许都是比较内敛低调的，平常确实感觉不到，但是，当我在餐厅用餐时，发现自己的料理更丰盛些，便明白主厨是我的读者。当我在医院做健康检查，医护人员温柔地呼唤我的名字，我知道又遇见了我的读者。我在旅途中，在飞机上，在银行柜台里，在许多熟悉或陌生的街角，都能遇见，我的读者。

相逢只一笑，明日又天涯。我从许多微笑的眼睛中，看见了珍惜的光芒。在这样的光芒中，又怎能不看重自己？

而时间过得飞快，曾经，走进演讲场听见亢奋的掌声与欢呼；如今，演讲场中的少年脸上有着无可奈何的表情，他们是被规定坐在这里的。“我知道你们根本不认识我，更不是我的读者，我知道你们真正想看见的作家是谁。”我说出了两三位最畅销、最受欢迎的网路作家的名字，少年们这才活络起来，他们热烈的掌声代表的是赞同。对这些少年来说，我已经太老了。

却有朋友辗转告诉我，他们曾经向有关部门递过企划案，计划拍摄我的纪录片。出版已经满了二十五年的作家，或许有些故事能够表述出过往的岁月留痕吧。结果，他们的企划案被

退回，退回的理由或许不好明说，于是，给了“她还太年轻”的说法。对这些有关部门执事来说，我竟然太年轻。

在“太老”与“太年轻”的矛盾中，我却觉得是个刚刚好的时机，该为自己编一本散文精选集与小说精选集，记录不同年龄的自己，看见的世界，感受到的人生。这是为一直以来与我相伴的读者们编选的，也是为可能有缘相遇的新读者编选的。我一直记得自己年少时在图书馆里，最爱阅读的便是作家的精选集，在翻阅着一本书的当下，仿佛便能触摸到作家灵魂的轮廓。

这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我的世界这样小，认识的人这样少，却一点也不觉得匮乏。原本以为出书之后，世界会变大一些；后来以为到国外工作之后，世界会变大一些，如今才明白，这样的小小世界，其实最适合我。这个世界中许多美好的相遇和际遇，使我的生命丰盛满盈。

我的世界有点小，却是刚刚好。

刚刚好，遇见最美好。

## 缘起

童年时，最吸引我的，是一个洋酒瓶底的小娃娃。穿着芭蕾舞裙，踮着脚尖。不管在任何时刻，只要上紧发条，她就会轻盈地、带着愉快表情拼命打转；总是无怨无尤，在不变的乐声里，重复相同的动作。

她的纱裙雪白，一尘不染。而她的手臂、双腿与腰肢，纤细得令人担心。会不会终有一天，因为高速的旋转而折断，而整个儿倾圮？

她所有的生存空间，就是瓶底那方突起的玻璃罩。罩外是可以溺人的醇酒；酒瓶外则是无限开展的，可解或不可解的茫茫人世。任何人都能让她在玻璃中翩翩起舞，却触不着她。当然，隔着流动的波光滟滟，也永远不能了解她的心情。她一成不变

地舞着，在众多凝注的眼眸前。有时候，她可能厌倦了命定的回旋，盼望乐声煞止，转盘停息。在长久的寂寞中，她也可能企盼如一只彩蝶，在一双灿亮、赞叹的瞳仁中，让时光停驻；在那一刻，结缘。

她的梦想，常常只在乐声起煞之间幻灭。然后，便静静等待，下一次触动发条的手指。

渐渐地，伴随成长而来的挫折沧桑，迫使我把自己也罩入了无形的玻璃罩，成为瓶中的娃娃。生命中的所有情结，其实也只是一场无止尽的轮回。我们常在类似的情境中心折，在同样的激动里淌泪。每一次挥别与拥抱，每一次呼喊与狂笑，竟然都是相同的韵律。命运既然支配着祸福得失，如何能在每次的缘起缘灭中，堆砌新的憧憬？维持心中始终不变的愿望？假如，生命应该有学习和所得，那么，在复杂纷乱的世间，这便是我选修终身的课题。

### 白发封诰

在灯下，我轻轻画上一个句点，把执笔半年的研究论文，作了最后的修饰，然后结束。时间，是凌晨四点多。除了灯亮处，四周是一片黑暗、潮湿与阴冷。

当时，正是寒流来袭的隆冬。

费力挺直酸痛的背脊，挪动麻痹的双腿，轻轻活动手指，我闭起眼，便听见保温热水瓶到达高温以后的跳动声。夜夜，它暖着一壶水，使我在搁笔临睡前，能有一杯滚热的牛奶充饥。而在夜很深很冷的时候，我伫立父母床前，聆听他们均匀安详的鼻息，觉得无比愧疚与伤感。

从两岁半，我摇摇摆摆去上学，便展开了二十多年的懵懂岁月。所有的，大大小小的困难与挑战，我并不怕。因为知道，总会有两双苍劲的手，有力的胳膊，为我撑一片天。

而在这几年，我更尽力地去做些什么，以扫除父母脸上的阴霾。在这些作为的过程中，我有时候孤立，有时受委屈，便忍不住倾诉。说完了，我可以安然入梦，他们却忡忡地添加双重忧虑——担心我所烦恼的，以及被烦恼困扰的我。曾有那样一夜，我在鲜花与掌声的围绕中谢幕，知道灯光以外的父母将以我为荣。却有朋友谈起我的母亲，说：“怎么突然生了这么多白发？”

我恍然而悟：原本，我是焦急地想为他们带来荣耀；结果，却迅速地将黑发催白。

真的，再没有人比他们更清楚，我的付出与收获，我的欢喜与哀伤。当其他的人，带着一股难以捉摸的笑意，谈论我的今天，说“她只是运气好”的时候，我从不分辩。只要一回头，

便能见到父母斑斑的白发，他们看见我所有的一切。而今生注定的亲子缘，使我不得不承认：这确是令人称羡的好运气。

然而有时候，母亲会感到不平。她看见我因长期书写而扭曲变形的手指；她知道那些因用脑过度而失眠的寒夜；她伏侍着因耗尽精力而病倒床榻，欲死欲生的女儿。她总是要不断地、不断地承担这些折磨。于是，当那些怀疑的、轻蔑的话语，传到她的耳中，便成为一种刺激与伤害。

如果可能，我真愿生生世世与父母结缘。只怕他们不愿。不愿再担这样多的心，流这么多眼泪。

修业三年，我到学校领了硕士服回来，感觉格外艰辛。在古代，得到功名的人，父母可以受封诰的。而我只能在镜中，全副穿戴了，与他们相视而笑。三年前，是父亲扶我进考场的，否则，我根本走不进去。

因为持续一段时日的熬夜苦读，应考第一天，刚睁开眼，我的心便一直往下沉，完了！我对自己说。眼前闪亮着一片朦胧，只要翻身，头部便剧烈疼痛，我呕吐两次，濒临虚脱。呼吸与心跳都呈现不正常的运作。以往，过分劳神的时候，偶尔会有不适，但，都比不上这一回的来势汹汹，带着毁灭性。的确，它是要摧毁我和其他人公平竞争的机会。我在枕上流泪，气愤甚于病苦。去看医生吧！母亲不断劝说。可是，医生哪里帮得上忙？我不需要医生，我只是不甘心哪！好不甘！擦干眼泪，

坐起来，我对父亲说：我要去学校！我要去考试！我要去……

从木栅到外双溪，颠簸的两个钟头，像溺水的人一样，我紧攀浮木似的父亲。坐在车中，有时呼吸不能顺畅，有时心跳几乎爆裂。一阵燥热，使我汗如雨下；猛地寒冷，让毛孔尽张。好几回，我感觉自己撑不下去了，恨不能崩溃地跳下车去。一路上，我和父亲都不开口，提防着那两个字脱口而出：回家。若真回家了，父亲知道，我将遗憾终身。他把我的手摆在他宽厚温暖的手中，让我贴着他的胸膛。而他正努力地，把勇气和信心输送给我，我可以感觉到。正如二十多年前，抱着羸弱早产的第一个孩子，从台北坐出租汽车回中坜的途中。初生的婴儿如初生的小猫，父亲小心捧持。偶尔探探婴儿微弱的鼻息，恐怕度不过春天。二十几年，早产儿已然亭亭，却在这重要的时刻里，回复到初生的羸弱。父亲触动我冰凉的面颊，轻抚我浓密的黑发……渐渐地，焦躁不安的情绪平静下来。同样在车厢中，同样在父亲怀里，我能挣扎着撑过第一个春天，当然也可以熬过这一次苦难；并且惊觉到，已然经过二十二个寒暑春秋。

榜上有名，我无心与那些意外的眼光和评论计较。因为这件事给我更大的启示——以赞赏的心情看待别人今日的荣耀，并肯定他们昨日的辛勤耕耘——有些人或许永远不能领略这道理，我却可以受用终身。

至于父亲和母亲，我为他们带来的封诰，只是年复一年，

遍洒发际的银丝，深深镂刻的皱纹。

## 闲览心情

不管我是怀着怎样焦虑的心情来到，一旦，站立在一排排书架前，与穿越光阴的古籍相对，那些小小的干扰与烦躁，逐渐沉淀而终于微不足道了。

在我眼前，有那样多的典籍陈列；在我身后，将有更多著作要流传。我站在狭窄的空间怔忡着，思索着十三经与二十四史，诸子百家，诗文书画……然后，猛然发现，从古到今，叙述流传的，其实，只是心情。

李白把酒狂歌，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这，不是心情吗？老子以为吾人的大患，只是有身而劳形的缘故，这，不是心情吗？诗经卷首便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不是心情吗？孔夫子长叹一声，唯女子与小人最为难养，这，不是心情吗？太史公写豫让吞炭、项羽自刎，无不椎心泣血、拊膺大恸，这，不是心情吗？

我伸手，自书架上取览作者的心情，借此平息生活中的不如意。在民族的、文化的炼火前，个人的挫伤与坎坷，简直渺小得可怜。



有人在图书馆里，面对浩瀚文海而感压力沉重，不胜负荷。我却能在巡礼一连串的书名之后，觉得感动与纯净。因为，我面对的是心情。

学校图书馆凭山而建，有一排大片的玻璃窗，可以眺望操场。隔条小溪，古老的中国建筑中，不时搬演着古老的、悲欢离合的故事。更远的地方是马路，是穿梭的车辆，是静止的房舍；叠叠青山，则是它的边缘。

为了查资料，终有一回，我留下来，直到落日以后。偶尔抬头，窗外燃烧似的天空，将远山上的一片白屋映得发亮。我迟疑地，走到窗边，看着彩霞一层层变幻色彩与亮度。由橙转彤，由彤变紫……一转头，马路与住家的灯火，一盏一盏，荧荧地亮起来了。山的轮廓愈来愈不清晰，一连串的灯火，勾勒出人们的活动空间。黑夜悄悄地，无限制地在大地延伸。那份流动的美，因着未曾经历而感惊心。

身在其中，每每埋怨吵嘈、拥挤与肮脏。今夜脱离，孑然俯视，静观红尘，灯光尽责地燃亮，车辆谦卑地奔驰，每个屋顶下都共守着佳肴笑语……莫怪，莫怪织女也动了凡心。

这是图书馆中的另一种心情，对美的感受。

“中央图书馆”封馆了。说的人没什么表情，而一转脸，我真的觉得伤心。

封馆，其实是为了搬到一个更宽阔的、更新颖、更现代化